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一

經濟編

六曹

兵曹

諫止征伐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内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
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絶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盗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儌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漢淮

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部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

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
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賈捐之罷珠厓對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
匈奴魯恭上疏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
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
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食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而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産夫人道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大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綖都護陷没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瀰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

後欲襲其迹不虞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晉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

乎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于大齊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上所據同于魏世勒死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

衆畏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不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

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汚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勢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汚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汚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

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賫故豫安軍壍以禦其外轂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于今四方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能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

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
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冦若送死雖開江
延敵以一當千猶呑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
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
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蔡謨
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
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
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
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

天知所篤 人興歎

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秦淸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没之命竊獻遺欵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

猛之言得正而雅矣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唐太宗遣相里玄奬至平壤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奬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玄奬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淸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

損額恐難是以身內而撫之又外也

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陁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房玄齡疾篤上表諫曰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

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録此哀鳴死且不朽

武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諫　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

開臨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
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
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
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
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
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
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
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
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願陛
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
刺史張東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爲州未嘗得其鹽
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并瀘南諸鎮一切廢
省置關瀘比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謀且征伐明發了折可以爲法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
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
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

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黄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黄

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
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恣伐而好
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
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
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
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
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

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若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起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

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
食而待死士今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寢
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
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
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
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
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
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
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
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切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

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
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
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
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
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
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
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
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
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

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
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
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
兵不用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
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
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
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
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
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
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

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德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

所謂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寳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亂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巳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

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殽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虛戾夫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

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
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
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識從之一
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
二十九年不相攻
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項襄
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
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
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

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

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
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
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
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今王中
道而韓信魏之善王也此吳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
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
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
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無百國殘社稷壞
宗廟隳刳腹折順首分身離暴國草澤頭顱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故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閒莫强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秦之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

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

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埶盡詧

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

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

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

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否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

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

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

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耙銚推耨之勢而有積
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
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
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
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
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焉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
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
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
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

攻人刻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曰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

費極少也

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討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夫相與鬬矣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鬬狗所以虎狼秦張儀哆其口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

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
壇于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
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
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
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
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
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
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

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
父鍾離眜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
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
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
眜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
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
眜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
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

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於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
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
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
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
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
曰吾始以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
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
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

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令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

何必聖人

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

可惜

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人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乃東之趙趙肅侯令
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
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
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
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
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

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

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
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黑白所以異
陰陽而已矣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
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
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
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
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
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
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又說

魏襄王曰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因東說齊宣王曰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

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狠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
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
臣之計過也。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秦之所害莫如楚。
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
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
關。一軍出黔中。則鄢郢動矣。張儀說魏王曰且夫秦
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
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而輕走易北不能堅
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

衆亦資力

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
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哀王於是乃倍從約、
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
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
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
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
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
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
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
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秦下甲

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因遂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張儀去西說趙王曰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

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

閼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獻恒山之尾五城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

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擯之今韓魏與
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
秦非復合也必有倚重者矣復合與倚重者皆非趙
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
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
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
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
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
兩王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

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

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亾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

奇文卓識

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

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橫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

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脅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

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
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
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
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
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
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
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
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
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
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
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于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

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于事情
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
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
以順夫差之志越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
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
于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
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
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
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

鹿氏於楚

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來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

篆字不如刷本寫字

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
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
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
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
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
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
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
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
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
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

人之深戒隨以於盡矣

能制易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

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其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
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
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
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
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
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
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
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

齊策

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攜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

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盡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

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

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哉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或爲魏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

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强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讐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辯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孤憤篇